

瓷碗

□ 郑海英

瓷碗跟了母亲多年。瓷碗的沿儿是孔雀蓝的，碗面是鹅黄色，被母亲擦洗得干干净净，放在碗柜里。叔父来我们家时，母亲从碗柜下层取出瓷碗，碗内，盛放半碗金黄色的豆子。叔父把拐棍放到墙角，叔父的孩子小菊和链子钻到桌下，从筐里扒拉出一个鸡蛋。母亲用围裙擦擦手，说，来，娘为你们做饭。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面端到叔父面前。

我们盯着母亲手里的面，使劲咽口水。叔父往前推了推碗，说，给孩子们吃。说这话时，叔父有点喘。母亲将我们撵到一边，另给我们做了面，吃完，我们一块儿去外面玩了。回来时，我见母亲和叔父眼圈都红着，看我们进屋，母亲从炕上起身，说，他叔啊，有嫂子一口吃的，就会有你们的，甭多想，顾命要紧。叔父也起身，低头去茅厕。回来后母亲便又问他要不要再来碗浆面吃。叔父红了脸，低低说，再来一碗吧。一袋早面的工夫，母亲端来了浆面。这碗面上的豆子真多，足有一把呢！我偷偷伸开手指，做了个抓的动作，不服气地说，母亲真偏心。我不懂得血压高和糖尿病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得病的叔父，在母亲心里，就比我们重要吗？

20多年过去后，每想起这个场面，我的心就像被棒槌锤了似的疼。我不知道那次叔父来是对母亲做最后的嘱托，母亲也被蒙在鼓里，还当叔父和平时一样，来这里走一走，到第二天，还会再来。

母亲喜欢做浆面，隔不多久，准想法儿为我们做着吃。做浆面需用绿豆粉，母亲跑去卖浆豆腐的那儿讨点豆浆代替豆粉。卖浆豆腐的人心眼好，每次都给很多。母亲连道谢着去了。浆水拿回来后放酸，做成浆面也好吃。

母亲把放酸的浆兑上水，倒在锅里煮开，把捡来的黄豆泡泡，也煮好。择些芹菜叶子，面出锅时，浇上浆水和芹菜叶，倒也酸香扑鼻。母亲做很多事都粗粗拉拉，比如做饭不是忘放盐，便是把碱当盐丢进锅里，但瓷碗里的黄豆，总是煮泡得那么细心。

我们村地少，我家的几块地都种了小麦，黄豆是母亲从南乡拾来的。逢豆成熟时，母亲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后座上绑着补满补丁的袋子，和村里拾豆子一起，天刚亮便候在南乡田头，等管田的说，进来吧。他们才像打仗似的，一股脑儿涌入地里。

后来，家里地更少了，母亲还要拾些玉米、小麦和高粱。母亲捡来的粮食，仔细捶打簸晒，存放起来。记忆中，黄豆比其他粮食更娇贵和惹眼，母亲也格外爱惜，每吃浆面，才从袋内舀出点煮一煮，盛放在那只和豆子一样有着暖黄色瓷碗的瓷碗内。叔父最后一次来我家吃浆面，又瞥了一眼那只碗，趁无人注意，偷偷吃光豆子，将碗扔了。不曾想，我少年时期小小的怨恨，铸成了我人生路上永久的悔，如年轻的蝉鸣，时时悲鸣在我记忆的伤口。

那天叔父吃完面，意味深长的目光探向母亲，拉过小菊和链子，跪下来给母亲磕头。

后扭身离去。我一直对叔父最后清瘦的面容和这个动作记忆清晰，时常后悔儿时怎会偷偷躲在茅厕口的篱笆旁，等叔父出来拽他衣裳笑他能吃。叔父常局促不安，涨红了脸，一步三叹回到屋内。

叔父和父亲从小失去双亲，叔父跟了舅家，父亲跟了姑家。我们姓随老姑父。听母亲说，我亲爷爷是傻子，亲奶奶是“姓毕家的”帮着抢来的，抢来的奶奶相继生下了我的父亲，叔父，和一个半路夭折的姑姑，几年后撒手人寰，不久傻爷爷也离世。父亲和叔父投靠亲戚，娶妻生子，便都随了上辈老人的姓。

有时候，我会突然理解世间的无常和无奈，傻爷爷，美丽奶奶，老姑母，老舅母，母亲，叔父，同人私奔的婶婶，构成了我家形形色色的往事，难忘而悲怆，深刻而艰辛。我奇怪老姑和老舅家为何都没孩子，由此想到老一辈人和叔父的命运。叔父也是有过一段美好时光的，曾在村里做会计。也算是当时的文化人了。但患了高血压合并糖尿病，30多年前无异被判了缓期死刑。婶娘指鼻子画眼不满意，抛家舍子和人私奔。连病带气，身体更差了。

是小菊两岁多，链子一岁多的事了。表面看，叔父绝口不提婶娘。母亲想法为叔父宽心，为我们缝补衣裳，也会想到小菊和链子；改善伙食，派我们给叔父送去。叔父时而拄着拐棍儿，拉着孩子们来我家，母亲尽量为他们做些好吃的。母亲做的好吃的，不过是一个荷包蛋，或者，覆盖黄豆的浆面。

母亲常把煮好的豆子放进碗柜，在我们的浆面里撒些芹菜菜粒，等叔父来，便取出那只碗。漂漂亮亮的瓷碗，还是母亲嫁给父亲那天买来的，和母亲一样有着瓷实的身躯，明晃晃的碗面，孔雀羽毛般靛蓝的碗沿，碗内多有豆子的。母亲说豆子可贵，放进瓷碗她才安稳。说叔父身体差，豆子给叔父吃，叔父在，小菊和链子不会那么可怜。说着，母亲眼圈红透了。

母亲常说与人善，街里来个要饭的，都会把饭递送去。叔父离开后，母亲更多的照顾小菊和链子。为保证我们都有饭吃，她辞去队妇女主任的职务，更加起早贪黑地忙起来。母亲给人盖房子搬过砖头抹过灰，卖过肉丸批发过冰棍……滚烫的太阳，母亲沙哑嗓子叫卖冰棍的声音，时常回响在我耳畔。母亲劳动所得很快被家里几张嘴巴吃光，父亲下煤窑挣来的钱往往不知弄到了哪里。母亲没办法，四处筹钱，开了一个打铁铺。日子似乎好过起来，但我却更加难以辨认母亲的身份。我不知道每天见到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女人——灰蓝色的粗布外衣，像天空的布袋一样罩在身上，黑红的脸膛被洪炉的火焰熏染得更加粗黑，短短的头发表，随意塞在帽子里……

几年后，母亲竭力维持打铁铺，仍卖不出打好的铁具，只好卖了铁铺，把目光投入煤炭市场。一个女人，当她这样做时，多想有个可以靠一靠的肩膀，而父亲的倔强和木讷，只能



祖母 (油画)

钟华友 作

以无奈形容。

这便要说一说父母的婚姻。简单说，母亲是几百里外的他乡人，是父亲的一个工友帮父亲以通信方式哄来的，见了父亲，母亲很失望，发觉书信也非父亲亲笔写的，便想走了。但自从她来后，爷奶待她如同己出，母亲过意不去，和父亲成了亲。婚后，父亲性格缺陷透透了母亲的心。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四合小院里，晚上，父亲闷着头独个回北屋睡，我们跟母亲睡东屋，睡前母亲拽着我的脚脖子说，二闺女个儿矮，妈给拔拔，就长高了。说着，母亲的鼻子就呼呼的像塞了什么东西。母亲在哭。我知道，她担心我随了父亲的个子，也怕我随父亲的木讷，没个好性情。

多年过去，我方才看懂了一点人事，理解了生与死，婚姻和生活都是不得已，由不得人做主的事。多少次我都哭着想，我的叔父他一定是怕连累我的母亲，在层层落叶旋转着悲凉的舞步落下来时，他也离去……

埋葬过叔父的那天，我回到家，不声不响捡回瓷碗，使劲擦洗。瓷碗的碗沿被磕出一道裂痕。我抖瑟着双手抚摸裂痕，洗净瓷碗放回碗柜，从此，再也无法饶恕自己扔碗时的得意，想起那埋在土里的人，埋得很深，永将不能再去吃一粒金雨般的豆子，我的心像被鞭子抽了般的战栗。

没离开前几年，叔父已是手不能动，肩不能挑的人了。母亲捡来的豆子，一些用醋泡好，给叔父做药方。我们的浆面上还用散落的豆子，母亲的碗里全是杂面。叔父背着母亲，常站在墙角抹眼泪。这些凄凉而温暖的画面成为我少年时期的迷惑与不解。而现在，我更倍觉痛心！我不知道人有没有来生，如果有，我的叔父，他一定还会叫母亲嫂子，我也

一定还做母亲的孩子。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步步艰难走过来的。逢收获时节，领我和哥哥帮叔父先收粮食。我们弯腰将麦子割倒，再捆成一堆。全割完东好，装在平车上。母亲弓着背拉着满满一车的麦子，我和哥哥用尽全力气帮母亲推车。连夜把麦子打出来。晒晾，簸筛，装袋，收场，种植，施肥。施肥时母亲挑起一担担大粪的情景，让我此刻的心更加抽紧，而那时的我，是不知痛痛的，只是随天性帮母亲做活，多卖几分工钱。

这样的日子一过多年，母亲为老舅母送了终，抚养小菊和链子长大成人。成家后的我们纷纷离开母亲。退休了的父亲照常是甩手掌柜，母亲有时还骂他，但更多是亲情之爱。去年，我血压高居不下，母亲帮我照顾孩子。等我好点了，母亲说父亲一人在家，她得回去。炎热的太阳地，我送母亲到站牌，等她坐上了车，我转身离开。未走几步，突然听到母亲大喊我的名字。我扭头，一眼瞥见短发飞扬的母亲怀抱一个袋子，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这里有用醋泡好的豆子，常吃，血压就稳住了。她利索地从袋子里取出一个小袋子，说，差点被妈又拿回了呢。

一辆8路车开过来了，母亲踉跄着苍老

的步子，上车去了。我手提袋子呆立原地，模糊的视线越过纷纷扬扬的尘土，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那被黄土深掩的叔父的目光，拂开层层黑夜，落在母亲宽阔的背上；老家那只盛放黄豆的瓷碗，还静静待在碗橱最深的角落，孔雀蓝的碗沿，鹅黄色的碗面布满伤口——那是母亲的岁月留下的斑痕。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母亲的黄豆浆面做得那么香，那么酸，酸得我泪水直流。

近看樵声

□ 高守义

从小看父亲作画，便知看画须远的道理，太近易见枝节之精到，但难品意境、寓意之深刻。但看人恰恰相反，须近才看得细，看得清。

数日前老同学T来我家，见我案头放着樵声《空相上篇·驴长老》的征求意见稿，马上说他一直在看《焦作晚报》的连载，继而提到我市著名文化人张国柱先生为此书作的评论《怀川风雷凝笔端》，说其对《驴长老》评价很高。T知道我樵声打小便一直最好，也知道樵声一直忙于公司商务，怎么又搞起了文学，还成了省作家协会会员和全国诗词协会会员。在T的眼里，樵声似乎有些神奇，但对于我，樵声还是原来的那个樵声，还是跟我一起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变老的樵声。改变的只是容颜，对文学的不倦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樵声从未改变。

我和樵声是发小，且最要好，相知相近已逾50年，我下乡他上高中，我参军他参加工作，我转业后进政府他调市委，再后来，他到企业任职，后又自己创办公司。其间，无论同一城郭还是相隔两地，我俩联系从未疏断，且情深意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樵声一词最权威的诠释人。T对樵声的感觉是瞬间的、抽象而虚幻，而我对樵声的感知是漫长的、琐碎而具体。我部队转业回来已经30多年了，其间樵声一直在文学路上跋涉。他笔下的历史和故事，以我看是个个鲜活，构思异巧，篇篇精彩。其诗集《燃烧的琥珀》和文集《小西屋轶事》，是在我的鼓动下才动手整理出版的，我最清楚他的心历路程，他早就想写一部反映怀川地、怀川人的书。为此梦，他准备了17年。他是农民的后代，祖辈对故土的依恋和对命运的抗争，耳濡目染，使他内心充满了家国情怀。他爱他的家乡，爱那里的一草一木；他爱他家乡的父老乡亲，爱他们的过去和今天。无论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无一不饱含着对家乡人民浓厚的情感。

当天，我和老同学T聊很久，内容一直是樵声。我向他介绍了樵声的情况：他从2008年开始，用3年时间写出了《空相》提纲，2012年3月正式动笔，半年拿出了43万字的《空相上篇·驴长老》初稿。在修改过程中，他按职业类别和年龄段多方面反复征求意见，后干脆放下公司上了月山，宿陋床、吃素斋，一待就是数月，这才有了现今《焦作晚报》上的模样。可是他并不满足，说还要趁连载之际，广泛征纳意见，继续修改。

T走后，我想了解一下老友《空相下篇·山魃》创作情况，遂电话相约，在他的工作室见了面。

他的工作室装饰和家具的风格很别致，借用国柱先生文章里的话，叫作“很中国”，古朴、简洁、素雅，灰砖灰瓦元素的应用，使其有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一脚踏进，像进了一个精巧的农家小院。左侧是餐厅，右侧是客厅，迎面是内廊。进入内廊，左有画室，右有书房。客厅的飘窗洒满了阳光，一只矮脚几上放着两只草编围棋篓，几旁旁铺着两个圆草垫。电视墙对面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西式或中式沙发，而是一铺罗汉床。床后洁白的墙壁上悬挂着樵声的行楷横幅，紫红木框，白绢裱黄芯，上书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左侧是我父亲生前的国画《连年有余》，右侧是樵声的国画《观怀山水》。

老友相见，无须客套，很快在飘窗上摆开了围棋。手谈中我获知，他《空相下篇·山魃》虽已开篇，写了数万字，但格子越爬越高，用他的话说是越写情感越纠结。不难理解，我和樵声毕竟从年幼至今目睹了共和国的蹒跚脚步和风雨历程，如何把握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基调和时代发展的真谛，怎样既能真实地反映历史本相，又能面对未来给人以启迪，是个关键，拿捏的难度可想而知。

樵声说：“上篇‘驴长老’是围绕汉佛和四大家族兴衰进行的，而下篇‘山魃’是围绕月山寺中兴和四大家族后代沉浮进行的。二者所绘虽是时代潮流的旁枝末节，但无一不涉及人性本质、民心向背，尤其是‘山魃’中的人物命运，将直接揪扯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和价值观冲突，要想把握好，确有一定难度。”

“哦，难度确实不小，樵声是争取解放、选择信仰的，山魃则是揭示矛盾，摸索途径的。”我说。樵声笑了：“是，只要往目的地奔，总会遇到坑洼和荆棘。”“老弟花这么大心血，究竟想通过‘山魃’告诉人们啥？”我又问。樵声看了看我，很庄重地说：“民族复兴。”他没有言及更多更大的道理，也没有言及信仰及其他，语调也不高，但却深深触动了我的心。

在辞别老友时，我偶尔看到电视墙最左端一人高处挂着一只黑光闪亮的小壁匾，上边的字是凹刻的，又染了石绿，并被高脚花架上的一盆兰花的梗叶半遮半掩。走近看，主题是上庄，署名樵声，下边竖写着三四行小字：生于斯，长于斯，情归于斯。听樵声说兰花的名字叫雪合。雪合兰和小黑匾互为依傍，巧妙映合，颇有情调。我笑着说：“你把老家搬进屋了。”樵声也笑了：“没办法，故土水甜……”

回家路上我想，也许怀川这片热土和不甘命运的父亲乡亲，正是樵声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他对家乡那种深情的眷恋，犹如雪合兰掩映小黑匾，这是我从最近处看樵声的感觉。

凝望净影(外二首)

□ 部希贤

你的声名来自一片海市
来自众所瞩目的惊艳的蜃楼
崖壁矗立，一部经书涌动
沧桑岩面现出佛的灵光
讲法楼上，松风不识来入
地凌空捧起的一朵云，如莲
生满祥的香气
五股泉从边歇歇款走过，悠扬钟声
拂过一洼月月的淳厚
木鱼的气息里，谁在一声声喊我
却再不能将我喊回

一只蝉在岩石上吟唱

阳光已不再是昨天的模样
古寺的净影，铺开一匹细碎的菊花
十里幽谷，袅袅飘逸一阶梵音
岁月总像风一样奔跑
苍茫云水，难以打湿秩序的轮回
草木有心，生生不息
顿悟的法门遍照佛光
一路修行的人，越走越远，
仙风清雅，也会印证一方天空
而一只软脚知道，时光的大石上
不能没有她的吟唱

想去五股泉

把我的信仰还给我，我将到北部的一个峡谷去
我要到那里拜一拜观音，还有那高出红尘的
五股泉
凝望净影的树上结庐，终日卧在
佛指的阳光里
我知道，突兀的崖壁是睡了的海
静到深处，便会有了呼啸
只为今生洞渡得太久，我想把命
就此安在山坡的船上



秋后

□ 潘新日

秋后是俺娘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好像什么事情都要等到秋后，也弄不明白白娘为何老把事情推到秋后。

炊烟总是在傍晚的时候袅袅升起，秋后的夕阳下，暮归的老农赶着羊群，牵着老牛，烟袋锅或明或暗的亮着，咳嗽声沿着小路曲曲弯弯绕回到家门口。秋后的乡村敦厚，蔬菜。屋前屋后，红的苹果，黄的鸭梨，一个接一个地露在稀疏的叶子外，一个个饱满香甜，秀色可餐。细细长长的丝瓜，青青嫩嫩的，挂满了藤架。菜园里，红的番茄，绿的辣椒，紫的茄子，像形形色色的灯笼，坠满枝丫。田畦中，长满白藕，挺着大肚皮的南瓜，结实圆滚，宛如一个个顽皮

的孩童，躺在叶丛里。金黄的稻子弯着腰，沉甸甸地低着头，等待收割的镰刀和收割机的光临，此时的乡村一切都是厚实的，让人感到欣慰的。

红彤彤的柿子挂满了枝头，有功夫去搭理，都到地里找秋收去了，挖红薯、拔花生、割稻子，秋后的乡下已经不分白天黑夜了，回乡下帮老人打点农活的那些离开家里的后生，也不忘摘一些带回去，放在纸盒子里一闷，还要放几个苹果、梨，味道会更甜。

秋后的枣也是最甜的，家家的枣树都熟了，有铃枣、有冬枣、有驴奶头枣，一棍下去，熟透的枣即便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捡裂开的枣儿放进嘴里，让秋后的甜美涌进心底。有时候，一棍子下去，也会打到马蜂窝上，惊起一大群马蜂，可不要跑，马上趴在地上，不然，你的头准会被马蜂蜇成西红柿。

定定神，等马蜂绕着你飞几圈，确认你不是打它的人而返回树梢时，你再撒开腿逃离村庄。秋后，稻场满了，天地空了。乡村的秋天，依然那么诱人，那么劳累。娘说，秋后，新米下来了，带些回去，让家里人都尝尝鲜。

一张百元钞

□ 基民

大清早，周时运闷头走在村街上。突然，一张红票子“绊”住了眼神。他弯腰，捡起，竟是带有领袖头像的百元钞。

周时运四下瞧瞧，除几个上学娃去的背影和街旁的村民楼，再没人影。他掏嘴吹下钞面灰，打个对折。再四下审视一番，确认没人，才贼兮兮将钞装进裤兜，和先前兜里的两张50元钞挤贴一起。然后，像没事人一样去集上购买麦种。

大名周时运，绰号“走时运”，但却财运。他活了59岁，从没拾过1元以上的钱币，而被财神本事却时有发生。别人种蒜发了，他也种。结果，价格跳水，他赔得掉头。别人喂鸡赚了，他趕緊喂，瘟死一堆不说，蛋价掉得顾不住成本。他去卖菜，才卖10元钱，却连菜带秤丢到了买主车上。一杆秤30元，净赔。他去卖猪崽，半道摩托撞树跌翻，猪崽挂破，10只猪崽直往玉米地里钻，他费尽九牛二虎劲，逮回6只，其余4只咋都找不见，净赔100多元。他去卖粮食，怪顺利，得款1500元，分装两个衣兜，在人窝里转罢一圈，1000元没了，咋丢的，不知道……今天，老天也算赏脸，好歹给个赚头，可谓时来运转的吉兆。可转念又想，这钞毕竟是别人的，瞧了眼就丢。他知道学雷锋高风亮节，应物归原主。可话说回来，这些年他的损失咋没见谁给补回来，再说，这钞是谁的，没有明主，该交给谁？主任任？警察？若没人认领，那不好过了他们！何况还常有冒领钱钞的事呢。想到此，他觉出自己昧掉这钞，理由充分，不必心虚自责。

时运在集上转了两圈，没见合适麦种。眼看该午饭了，会过日子的他，从不在集上吃一分钱东西。家里的伙食，尽管油水小，却省俭，他急着往家赶。

刚进村，蹲在路边像专一等他的刘老泉，麻利迎上，说时运，听说你清早捡了张百元钞。他本想一口否认，张嘴却成了你听谁说的？老泉“嘿嘿”笑过，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刘快嘴啊。时运说他咋知道？老泉说他在二楼刷牙，橱窗玻璃瞧见了，你用嘴吹的钞面灰，快嘴早广播过了。他说老泉哥你啥意思？老泉说孙子上学缴书本费，半路丢了钞，我想……他截断说，你想我捡了你的钞？对，就这意思！话掉到此，显然，时运不好再矢口否认了。但就这样交出来，又觉便宜了老泉，便问你的钞额多大？老泉说一张百元钞，带领头像。时运听着特不舒服，便想上别，说我捡的是两张50元，不对你的辙！老泉说拿来看看，不对嘛，给我也不要。时运说看看就看看，谁怕！他往外掏两张50元时，没想带出了那张百元钞。他有些心慌，忙将钞票揣进手心，然后，展开50钞，说这会是你的？老泉眼尖，看出了端倪，说书本费要交老师，学校没有验钞机，要学生在钞面上写名字，到银行发现了假币好找原主。小孙那钞是我写

的名字，你拿出那张百元钞，有我孙子的名，我拿去。没有，你吐我一脸，我擦都不擦，扭头走人。时运藏不住“尾巴”了，捡钞时，他没细看，不知有无名字，心里没底，虽极不情愿，又不得不松开掰钱的手。老泉拿过百元钞，打开对折，领袖头像下恰有刘顺旺仁字。老泉蔑一眼时运，说你可看清了，这是我孙的名字，这钞，我拿走了，谢谢哇！这怪味的谢谢哇堪比扇耳光，时运满面羞红，恨不能一头钻进万丈深渊……

回家路上，他觉得村人都在咬耳朵指戳他。到家关上门，自抽三个耳光。只说丢人现眼，至此结束。谁知不一会儿，一身酒气的林虎进院门就咋咋，说时运叔，你捡了两张50元，那是我丢的，还给我！恼怒至极的时运冲出屋门，说哪个烂舌根的陷害我，我啥时捡过50元，还两张？林虎说听老泉叔说是你亲口讲的，村里人都知道。咋，又想反悔？天爷，真造孽啊，为给老泉上别说的假话，却被认作了真供状。还有啥说的，自己红嘴白牙说的话，若再辩解，不仅无人相信，反会把名声弄得更臭。为息事宁人，也就只得认了。时运只好掏出两张50钞说，给给给，不管是不是你的，我算认了。林虎说时运叔，你啥意思，好像我在讹你？心力交瘁的时运，不想再往大处丢人，便说这俩50钞是你的，我记错了，中吧！林虎心下欢喜，便装起两50钞，吹着口哨走了。留下时运，瘫坐地上，像一条丧家狗。

好半天，时运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床上，痛哭起来。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该起昧心。想占小便宜，反倒吃大亏。倒赔百元事小，身败名裂事大。他虽有冤情，但谁都不会相信。而臭名声却不胫而走，早已妇孺皆知，真辱没了八辈先人，他上吊的心思都有！

入夜，时运越想越没法见人，正想如何结束自己，忽听有人敲门，还伴着叫喊，是林虎。出于好奇，他开了院门。林虎一手拿着两张50钞，进门就喊时运叔，这两张钞不是我。怪我中午喝了酒，成了浑球，本来要装身上去赶集的两张50钞，忘在了床席下。到集上一摸兜，兜钱没有，想着是丢了，听老泉说你捡钱了，以为是我的，才来找你。刚才你回来，找出了我那两张50钞。这两张是你的，叔，真对不起……

时运像迷路崽突然找见亲妈，不涕泪涟涟，纷如雨下。而沉冤昭雪般的感觉，使他做人的信心陡然倍增。说到底，世间还是好人多啊！林虎若昧下这钱，保不准今晚自己就死定了。是林虎还了清白，雪了冤情，更活了自己一条人命……可见人呐，任死都不要昧心捣鬼。因为欲捣鬼者，无不被鬼捣得人鬼皆非，害人又祸己。这教训，的确深刻得很！